春宣论

春，蠢也。拼气升浮，草木萌芽，蠢然而动。前哲谓春时人气在头，有病宜吐。又曰：伤寒大法，春宜吐。宣之为言扬也。谓吐之法自上出也。今之世俗，往往有疮痍者，膈满者，虫积以为不于春时宣泻以毒药，不可愈也。医者遂用牵牛、巴豆、大黄、枳黴、防风辈为丸，名之曰春宣丸。于二月、三月服之，得下利而止。于初泻之时，脏腑得通，时暂轻快。不知气升在上，则在下之阴甚弱，而用利药戕贼其阴，其害何可胜言！况仲景用承气汤等下药，必有大满，大实坚，有燥屎，转矢气，下逼迫而无表证者，方行此法。可下之证未悉具，犹须迟以待之。泄利之药，其可轻试乎？

余伯考形肥骨瘦，味厚性惋，五十岁轻于听信，忽于三月半赎春宣丸一帖，服之下捆三行。每年率以为常。至五十三岁时，七月初炎热之甚，无病暴死。此岂非妄认春宣为春泻，而致祸耶？自上召下曰宣，宣之一字，吐也明矣。张子和先生已详论之，昔贤岂妄言哉！详之审订无疑。后之死者，又有数人，愚故表而出之，以为后人之戒！